

刘以鬯 著

过去的日子

百家出版社



刘以鬯 著

百家出版社

过去的日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去的日子 / 刘以鬯著 .—上海: 百家出版社,
2001.12

(郁金香文丛)

ISBN 7-80656-457-8

I. 过… II. 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7703 号

丛 书 名 郁金香文丛
书 名 过去的日子
编 著 者 刘以鬯
责任编辑 计 敏
封面设计 梁业礼
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2.875
字 数 254000
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 册
ISBN 7-80656-457-8/I·4
定 价 19.80 元



◎ 本书作者

刘以鬯

刘以鬯原名刘同绎，字昌年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生，祖籍浙江镇海。一九四一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，曾在重庆、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任报纸、杂志编辑、主编。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〇〇〇年六月，任《香港文学》月刊总编辑。现为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，一九三六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作品有《酒徒》、《对倒》、《寺内》、《天堂与地狱》、《岛与半岛》、《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》、《短纆集》、《见虾集》、《刘以鬯实验小说》、《龙须糖与热蔗》、《端木蕻良论》等。《刘以鬯中篇小说选》为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获奖作品。

刘以鬯



序

刘以鬯

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，共十一篇，有的写四十年代的事情（《露荳莎》），有的写四五十年代的事情（《过去的日子》），有的写六十年代的事情（《亚财与细女》），有的写七十年代的事情（《泡》、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），有的写八十年代的事情（《犹豫》），时间上的跨度相当大。

小说是杜撰的，却有忠实于生活的职责。作者为增强小说的可信性，在记录社会生活时不能不尽力摹拟现实。我在一九八一年发表的《犹豫》，用人物的思想推动情节，写人物在新环境中因意志不定而产生的内心冲突。尽管我的动机只在写一篇别具一格的小说，但是为了使叙述情节与历史时期的脉息合拍，必须通过人物的眼睛反映物境。这些物境都是属于八十年代初期的，与今天的情况并不一样。读者倘若用今天见到的情况去了解《犹豫》的情节，就有可能将真实的叙述当作不真实的设想。

同样的情形，作于四十年代的《露荳莎》，故事是杜撰的，为了加强小说的真实感与时代感，我在小说中如实描述



四十年代上海租界与越界筑路的生活场景如帕薇苓花园、伊文泰、娜波玲登村、阿里巴巴夜总会、黑猫酒吧、银色出差汽车、霞飞路的文艺复兴餐馆等，藉此使虚构的故事能够与现实生活步调一致。问题是：这些物境今天已不存在，今天的生活场景与四十年代有很大的差异。

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生活情况。小说源自生活真实，有必要给设想穿一件真实的罩衫。所以，读历史可以走进“过去的日子”察看事迹；读小说，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走进“过去的日子”察看事迹。

老友沈寂将本书推荐给上海百家出版社，使我十分高兴，谨此致谢。

二〇〇一年八月九日

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除夕	3
泡	14
俯视	20
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	25
圣水	40
痣	46
对倒	53

中篇小说

亚财与细女	91
过去的日子	174
犹豫	275
露蕙莎	365

短篇
小说



除夕

云很低，像肮脏的棉花团，淡淡的灰色，摆出待变的形态。然后，淡灰转成昏暗于不知不觉间。大雪将降。这样的天气是很冷的。他身上那件棉袍已穿了七八年，不可能给他太多的温暖。要不是在城里喝过几杯酒，就不能用倔强去遏止震颤。郊外缺乏除夕应有的热闹，疏落的爆竹声，使沉寂显得更加沉寂。这一带的小路多碎石。他无意将踢石当作游戏，却欲藉此宣泄蟠结在心头的悒郁。几个月前，死神攫去他的儿子。他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，现在喝得更多。就因为喝多了酒，在小路上行走时，摇摇摆摆，身体不能保持平衡。他仍在踢石。举腿踢空时，身子跌倒在地。他是一个气管多积痰而肥胖似猪的中年人，跌倒后，不想立即站起。有不知名的小虫，在草丛中啾啾觅食。他很好奇，冬天不大有这种事情的。然后见到一只咬尾的野狗，不断打转。这野狗受到自己的愚弄，居然得到乐趣。（多么愚蠢，他想。）他的理智尚未完全浸在酒里，神往在野狗的动作中，思想像一潭死水，偶有枯叶掉落，也会漾开波纹。他眼前的景物出现蓦然的转变，荒郊变成梦境：亭台楼阁间有绣花鞋的轻盈。上房传出老人的打嚏。游廊仍有熟悉的笑声。黑猫在屋脊上咪咪叫。风吹花草，清香扑鼻。院径上



铺满被风吹落的花瓣。几只蝴蝶在假山花丛间飞来飞去。荷花池里，大金鱼在水藻中忽隐忽现。他甚至听到鸚鵡在唤叫他的名字了。（不应该喝得那么多，他想。）难道走进了梦境？他常常企图将梦当作一种工具，捕捉失去的欢乐。纵目尽是现实，这现实并不属于现在。他是回忆的奴隶，常常做梦，以为多少可以获得一些安慰，其实并无好处。说起来，倒是相当矛盾的，在只能吃粥的日子，居然将酒当作不可或缺享受。

紧闭眼睛，想给梦与现实划分一个界限。

再一次睁开眼来，依旧是亭台楼阁。依旧是雕梁画栋。依旧是树木山石。依旧是游廊幽篁。他甚至见到那对石狮子了。耳畔忽闻隐隐的钟声，这钟声不知来自何处。他见到两扇朱漆大门在轧轧声中启开，门内走出一个少年。（奇怪，这少年很面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，他想。）正这样想时，那少年对他凝视一阵。看样子，少年也觉得他有点面熟了。这件事使他感到困惑。当他感到困惑时就会习惯地用手搔搔后脑勺。思想像一只胡桃，必须费力将它敲开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。那个少年，原来就是他自己。

面前的景物又有了突然的转换，情形有点像翻阅画册。草丛中仍有虫声。那野狗仍在咬尾。远处响起两声爆竹。他眨眨眼睛，用手掌压在地面，将身子支撑起来。天色虽黑，还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。自从搬来郊外居住后，他常于夜间回家，未必想考验自己的胆量，倒是希望有一天会见到鬼。

他常常渴望时光倒流，走进过去的岁月，做一个年轻



人，在亭台楼阁间咀嚼繁华，享受热闹，将人世当作游乐场。在一群美丽的女人中肆无忌惮地笑；肆无忌惮地挥舞衣袖；肆无忌惮地讲述绮梦的内容；肆无忌惮地咒骂；肆无忌惮地喊叫。……

风势转劲，吹在脸上，宛如小刀子。脑子仍未完全清醒，继续沿着小路朝前走去，只是不再踢石子了。四周黑沉沉的，使他看不清路上的石子。远山有几间茅屋。点点灯火，倒也消除了一些荒芜感。那几间茅屋当然有人居住。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到了除夕，总会燃放爆竹。点燃爆竹不一定是儿童们的事。但住在郊区的人，只有儿童才会浪费小钱去增添除夕的气氛。这一带的爆竹声疏落，是必然的。没有爆竹声的时候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在黑暗中行走，一点也不怯懦，因此进入另一个境界。“喂，你回来啦？”突如其来地问话，使他吃惊。睁大眼睛，虽在黑暗中也见到一棵树。树已枯，幽灵似的站在那里。没有枯叶的树枝在风中摇晃，极像长有几十条手臂的妖怪。然后他听到微弱的丁当声，有个女人从树背走出。这个女人的面孔是鹅蛋形的，一对隐藏深情的眼睛，白皙的皮肤，美得使他想起天仙，因此丝毫没有恐惧。其实，在黑夜的荒郊见到女鬼，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事。当他仔细打量对方时，只觉得女人身上的衣服十分单薄。“你应该穿多些，”他说。女人咳嗽了。她是常常咳嗽的。

她走在前边。他在后边跟随。

“这些年来，你在外边怎样过日子？”语调低沉。这就使他更加好奇。然后听到微弱的丁当声，自己已处身于一个



大庭园中。她走在前边。他在后边跟随。那些东西都是熟悉的：白石甬路边的花草树木；火盆里发散出来的香味；游廊里挂着的鸟笼与笼中的画眉，以及玻璃彩穗灯都是他熟悉的。他一向喜欢这地方：辉煌的灯烛照得所有的陈设更具豪华感，连门神对联都已换上新的了。这是三十晚上。小厮们早已将上屋打扫干净后悬挂祖宗的遗像。鹦鹉在叫；丫头在灯下闲看蚂蚁搬家。当他与那个女人穿过甬路时，一只黄狗走来嗅他了。单凭这一点，他知道他并不是这里的生客。这里，路灯高照。这里，香烟缭绕。有人掷骰子。有人放爆竹。到处弥漫着除夕独有的气氛。这种气氛，具有振奋作用，像酒。人们显然已喝过酒了，每个人的脸颊都是红彤彤的。然后走过那座小木桥，一眼就望见几点山石间的花草。有清香从窗内透出，窗槛边有一只插着腊梅的花瓶。那女人掀起垂地的竹帘，让他走进去。坐定，照例有丫鬟端龙井来。

“依旧住在这里？”

“依旧住在这里。”

“身体好些不？”

“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应该多休息，多吃些补品。”

“不会有什么用处。”

“闲来还写诗？”

“过去的事，不必再提。你怎么样？这些年来，在外边怎样过日子？”

“一直在卖画。”



“将画卖给别人？”

“人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，就要将画卖给别人。”

“我很喜欢你的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从来没有送过一幅给我。”

“我会送一幅给你的。”

“在那幅画中，你将画些什么？”

“暂时不告诉你。”

泪水不由自主掉落，她低着头，用手绢轻印泪眼。这是除夕，不应该落泪。她却流泪了。女人不论在悲哀或喜悦的时候，总是这样的。

一个突然的思念使他打了一个寒噤。（我已老了，她怎么还是这样年轻？他想。）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，窗外的花草在摇曳。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因为他正在捕捉失去的快乐与哀愁。另一阵狂风，将屋里的烛光全部吹熄。来自黑暗的，复归黑暗。眼前的一切消失于瞬息间。连说一声“再见”的时间也没有，四周黑沉沉。依旧是除夕，两种不同的心情。

落雨了，当他跌跌撞撞朝前行走时。雨点细小似粉末，风势却强劲。衣角被劲风卷起卷落，扑扑扑、扑扑扑地响着。又打了一个寒噤，将手相拢在袖管里。痉挛性的北风，摇撼树枝杈丫，发出的声音，近似饮泣。他继续朝前走去，甚至连雨点已凝结成雪羽也没有发觉。虽然四周黑沉沉的，树根石边有了积雪，依旧看得出来。这里一堆，那里一堆，仿佛洒了面粉似的。积雪并非发光体，在黑暗中居然也



会灼烁。气候骤降，不能不加快脚步。他应该早些赶回家去。他的妻子正在等他吃年夜饭。（年夜饭？恐怕连粥也是稀薄的。）蓦地刮起一阵狂风，雪羽泼洒在他的脸上。他必须睁大眼睛仔细看看。狂风卷起的雪羽，在黑沉沉的空间飘呀舞的，看起来，像极满屋子的鹅毛在风中打旋。他从小喜欢落雪的日子。现在，这到处飞舞的雪片变成一群白色的小鬼了。小鬼包围着他，形成可怕的威胁。雪片越落越紧，越落越密。

积雪带泥的小路，转为稀松，鞋底压在上面，会发出微弱的吱吱声。袜子湿了，冷冰冰的感觉使他浑身鸡皮疙瘩尽起。他自言自语：“不会迷失路途吧。”随即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我在这里！”用眼一扫，只见漫天雪片。不过，他辨得出讲这句话的人是谁。十六七岁年纪，大大的眼睛。她曾经是大庭园里的一个丫鬟，糊里糊涂失去了清白，还以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这些年来，他倒是常常想到她的。

前面忽然出现灯光。

这灯光从木窗的罅隙间射出来。（在黑暗中，一盏昏黄不明的油灯也能控制一切，他想。）雪仍在劲风中飘落，使他不得不用左手拍去右肩的雪片，然后用右手拍去左肩的雪片。醉意未消，仍能记得他的妻子此刻正坐在油灯旁边等他回去吃饭。他见到了那条小溪，溪中的几块垫脚石是他亲手放的。如果是别人，在雪夜踏过垫脚石，即使不喝酒，也会跌倒。他没有。

“我回来啦！”他嚷。木门启开。他的妻子疾步走出来，屋里的灯光，在风中跳跃不已。自从孩子死去后，这个女人



就不再发笑。当她搀扶丈夫通过树枝编成的栅门时，不说一句话。进入屋里，使劲将风雪关在门外，舒口气，双瞳依旧是呆定的。她脸上的表情一直好像在哭，只是泪水总不掉落来。“这是除夕，我为你煮了一锅饭。”语调是如此之低，显示她的健康情形正在迅速衰退。

火盆里烧的是潮湿的树枝，青色的烟霭弥漫在这狭小的茅屋里，薰得他猛烈咳嗽，脖颈上有血管凸起。

北风压木窗，格格格，格格格，仿佛有人冒雪而来，蜷曲手指轻敲窗板。

炉火被门缝中挤进来的北风吹起。那半明不灭的油盏，阴沉沉的，使泥墙涂了一层阴惨的淡黄。泥墙很薄，令人获得一种感觉：用力打一拳，就会出现一个洞。就在这些薄薄的泥墙上，居然挂着几幅屏条与对联。都是他自己的手迹，并非用作装饰，而是随时准备拿进城去换钱的——当他想喝酒的时候。

油灯的光芒，虽微弱，却跳跃不已，投在墙上的物影，有如一群幽灵。当他的视线落在这些物影上时，回忆使他得到难忍的痛苦。想起豪华门庭的笑声与喧哗，有点怫然，咽了几口唾沫，始终无法压下烦躁。痛苦的回忆像一件未拧干的湿衣紧裹着他，难受得很。平时，回到家里，总会对他的妻子唠唠叨叨讲述城里遇到的人与事。今晚，连讲话的心情也没有。坐在床沿，怔怔望着那些跳跃似幽灵的影子，被过去的欢乐缠绕得心乱，只想呐喊。他的性情一向温和，常常以此自傲，偶尔也会失去理性的控制，多数因为想起了往事。



大声呐喊在他既无必要，叹口气多少也可宣泄内心的抑郁。不提往事，反而帮助了痛苦的成长。这些日子，借钱买酒的次数已增多。避居郊外也不能摆脱世事的羁绊。那无时无刻不在冀求的东西，使他困惑。有时候，喝了点酒，才知道自己正在努力抢回失去的快乐。“吃吧。”声音来自右方，转过脸去观看，他的妻子没精打采地坐在那只粗糙的小方桌边，低着头，像倦极欲睡的猫。

桌面上的几碗饭菜有热气冒升。这是年夜饭。坐在桌边，他想起了去年的除夕。（去年的除夕也落雪，他想。去年的除夕，也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。去年的除夕，孩子还没有死。）他将刚拿起的筷子又放下。叹口气，走去躺在床上。他的妻子望着他。

火盆里有一条潮湿的树枝，发散太多的青烟。他咳了。咳得最厉害时，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。他的妻子将潮湿的树枝抽去，这间茅屋才被宁静占领。宁静。落针可闻。雪落在屋顶上，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。此刻，他却听到了沙沙的雪声。这地方的宁静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可怕。（那种结局太悲惨，他想。）每一次想到那结局时，心烦意乱。（那种结局太悲惨。）他的手，下意识地捉揉着那条长长的辫子。那辫子，像绳索般缠绕着他的脖颈。他想到死亡。当他想到死亡时，连青山不改的说法也失去可靠性。骤然间，生命似已离他而去。这种感觉不易找到解释，不过，每一次产生这种感觉，心中的愁闷就会减去不少。他渴望再喝几杯酒，让酒液加浓朦胧恍惚的意识。忽闻一声叹息，神志恢复清醒，不管怎样装作没有听见，心境依旧沉重。他不敢多看妻